



灰色庭園

※吐血組

※前篇：<http://justpaste.it/er1s>

※強烈自我捏造

※強烈崩

※強烈自我流

※我還是不知道我在寫什麼

※你們兩個有完沒完（不是問妳嗎

OK↓

「ウォーダース。」

稍微地恢復了精神和力量，神開始修築幾乎被毀壞殆盡的世界。漸漸的這個世界變回了他早已忘卻的原貌，有河有樹有天空、美麗的令人莞爾。

包括，那個人也。

祂的指尖滑過他每天每天都看照著的水晶棺，在他近乎屏息的視線下，エティーウ不知為何的喚了他的名字。

「……是？」

神的笑很淡很淡，卻是他不知已經多久不見的淺淺弧度。

「你的祈禱保護了她的完好，否則她的身體絕對無法撐到現在。」

「——你的祈禱，傳達到了呢。」

他怔然。

他應該要高興的。但看著棺中的天使他卻想到了什麼，若是グロラ她、若是、——…「エティーウ大人！」那般喊聲令神停下了施法的舉動，ウォーダース握緊了水晶棺的邊緣，輕輕地說道。

「……請您答應我的請求、如果您能夠辦到……」

「請……」

「...長」

「天使長！」

猛地回神，ウォーダース才發現自己完全失神了，手下文件的鋼筆痕拉出了長長的歪曲，他抹了抹臉、揉掉了那張已經不能再用的紙張，「什麼事，グロラ？」

「哈...真難得見你這樣，你在想什麼？」

想什麼...他瞥過去一眼，「想到過去的事。」

「過去？」那個人偏過頭，咧起了笑容。「啊啊，最近發生一連串的混亂事情的確是讓人想起以前。紅世界啦、紅魔王啦、這個世界被搞的一團糟啦.....之類的。」

她的表情帶著懷念，...和他截然不同的心情。

「真的是，和以前的大戰有得比呢。」

不，至少這一次沒有任何人死去。ウォーダース沒有把這句話說出來。他知道他和グロラ對昔日那場戰爭的印象從根本開始就停在不同的地方，——而始作俑者，是他。

是呢、是他.....他盯著那彷彿看了一輩子的臉龐，心思又歸於昔往。

——在那之後。

「為什麼？」

祂的眼神明顯是明知故問，而回應了此問的是他的不吭一聲。房裡的寂靜直到神嘆息了聲，

「.....做得到是做得到，不過若只是這樣、是不行的。」

「這樣，她的記憶會產生斷層沒辦法與現在銜接，.....甚至，還有精神混亂的可能。」

在ウォーダース微顯呆愣的反應下，神默然了半晌。

「——但用其他的方法，或許可行。」

祂轉過了頭，與他對上的眼中含著很深很深的意涵。

「.....可是，你真的覺得，這樣對你和她是好的嗎...」

此般問題猶如打進了他的心裡，ウォーダース看著眼前的神，又看了看棺中緊閉著眼睛的她、緩緩地張口。

「我.....」

「天、使、長！」

含著無奈的聲又再次響起，那個人擺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你今天到底是怎麼了啊？不會是被那些人打傻了？再去給エティーウ治療一下比較好吧？」

有如於過去的性子只是讓他更加複雜，但他胡亂搪塞了「沒事」、什麼也沒有說出來。

グロラ她，在他的要求之下，忘記了自己曾經死亡過。

正確而言，她的記憶被神給改造過。

——那場戰爭的最後，是被惡魔襲擊而導致她的昏厥，而在那之後不久，戰爭便以神的勝利為結尾的結束了。

ウォードズ還記得她醒來時茫然的表情，看著唯一在她身側的他，撫著頭以質疑的目光問道。

「...ウォードズ？我...昏了很久的樣子？戰爭、結束了.....？」

他的心彷彿被什麼狠狠地揪著，卻只得露出一貫表情，故作鎮定的擠了聲「嗯」。

只因他無論如何都不想讓她曉得一切。無論是這個世界經歷了多久才回歸原貌的事、她曾經經歷死亡的事，又抑或是、他為她做了多少的事。——他知道自己任性。不管是要求神做的又或者是操作她的記憶全都是他的一意孤行。

但只要這傢伙像以前那樣子的，笑著就行了。

「.....所以，妳是來做什麼的？」

「啊？哦哦、エティーウ叫我來給你交代事務，還有我說你啊，這種報告不用那麼認真的寫也無所謂吧？他們倆又沒一個在好好的看，你的傷可好了？靜養不好嗎？」

又是故意拐了個彎的關心。他垂下眼簾，強迫自己不去看那現在站在自己眼前的人。「.....這可不行。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必須要記錄下來才行。」

「我說你——...算了，我才不要和工作狂爭這種東西，累的是你嘛。那，我走囉？」

直到グロラ轉過身，他才緩緩的抬起頭來。看著轉身離去的背影，不自覺的，出神。

.../Continue?